

彝语北部方言哈土圣乍话的接触音变 及其成因

刘正发 鲁阿呷

[摘要] 彝语北部方言西昌黄联关镇哈土圣乍话在与当地所地话接触的过程中发生了语音上的变化，与同属一个土语的喜德圣乍话相比存在语音变异现象。其中，韵母的变化较为突出，而声母的变化程度相对较小，个别词汇属于声母和韵母同时发生变化。现在的哈土圣乍话已发展成一种既不像喜德圣乍话，也不全像所地话的区域性变体。其成因主要是由于方言接触所造成的，是强势方言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彝语 音变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喜德圣乍话

前 言

不同语言之间长期接触会导致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产生影响，使弱势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发生变异，甚至导致语言转用，这一事实已为学界所公认。一种语言的方言和土语之间的接触也会导致语言结构变异，但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此前有关彝语次方言和土语音变现象研究的文献不多，兰正群、潘正云（2015）对喜德彝语和米易彝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进行比较，探讨了二者语音对应规律；朱文旭（2010）探讨了彝语舌根、舌尖音声母在口语中向舌面音声母的演变以及在彝语一些方言和彝语亲属语言中与双唇音声母对应的现象，认为这是古双唇音演变的结果；沙马打各（2011）分析了彝语北部方言语音发展演变的趋势，指出各次方言和土语的语音发展演变进度不同，但总体上都趋于简化；王蓓（2011）通过语音实验，分析了彝语圣乍土语高、中、低3种不同声调上清浊塞音对音高的影响。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四川省西昌市黄联关镇哈土村一带的彝语有一些特殊音变现象。

哈土村一带的彝族是20世纪40年代从喜德县北山乡一带迁来的，迁出地的彝族使用的彝语与彝语北部方言规范彝文标准音点喜德彝语圣乍话相同，故本文为了比较的方便，把哈土村一带的彝语回溯到迁出地，称为“哈土圣乍话”，这样，既区别于当地彝语其他地方话，又关联喜德彝语圣乍话。下面用调查所得的彝语哈土圣乍话第一手资料，与彝语喜德圣乍话进行比较，探究哈土圣乍话语音变异的规律及成因。

一 哈土圣乍话的接触音变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北部、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和中部6个方言。彝语北部方言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次方言。北部次方言包含圣乍、义诺、田坝和漫水湾

四个土语。南部次方言包含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东部土语（又称阿都土语）以布拖县特木里镇特木里村语音为代表；西部土语（又称所地土语）以会理市益门镇小梁山村语音为代表。

哈土圣乍话属彝语北部方言，通行于四川省西昌市黄联关镇哈土村一带。通过与当地彝语所地土语（以下简称“哈土所地话”）的接触，哈土圣乍话借用了哈土所地话的部分词汇，并由此产生了语音上的变化。可以说哈土圣乍话是喜德圣乍话与哈土所地话接触之后产生的一种地域变体。彝语北部方言哈土圣乍话的语音变异是方言土语间的接触导致的，是方言接触音变的一个典型案例。

（一）哈土圣乍话音系及其与喜德圣乍话和哈土所地话的异同

1. 哈土圣乍话的语音系统

（1）声母系统

哈土圣乍话有声母 44 个，其中双唇音声母 6 个，即 p、ph、b、mb、m̥、m，唇齿擦音声母 2 个，即 f、v；舌尖前音声母 6 个，即 ts、tsh、d̥、nd̥、s、z；舌尖中音声母 8 个，即 t、th、d、nd、n、ɳ、l、ɿ；舌尖后音声母 6 个，即 tʂ、tʂh、dʐ、ɳdʐ、ʂ、ʐ；舌面前音声母 8 个，即 tɕ、tɕh、dʑ、ɳdʑ、ɳ、ɳɿ、ç、ʐ；舌根音声母 7 个，即 k、kh、g、ɳg、ɳ、x、ɣ；喉音声母 1 个，即 h̥。

哈土圣乍话声母的系统性较强，共分 6 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都有清浊对立，清塞音和清塞擦音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除鼻音声母 ɳ 外，其他浊鼻音声母有相应的清化音；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有相应的同部位鼻冠音。

（2）韵母系统

哈土圣乍话无复元音韵母，有 10 个单元音韵母，即 i、e、a、o、ɯ、ɔ、u、ɯ̥、ɿ、ɿ̥。有松紧之分。其中，i、o、ɯ、u、ɿ 是松元音韵母，e、a、ɔ、ɯ̥、ɿ̥ 是紧元音韵母^①。

（3）声调系统

哈土圣乍话有 4 个声调：高平调 55、次高调 44、中平调 33 和低降调 21。

2. 哈土圣乍话与喜德圣乍话语音系统的异同

（1）声母系统的异同

哈土圣乍话和喜德圣乍话声母数量相同，都是 44 个。不过，喜德圣乍话的一些声母在哈土圣乍话中发生了变化，即在保持大多数声母相同的基础上，哈土圣乍话的少数声母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仍与喜德圣乍话不同的声母形成了有规律的对应。发生变化的声母有 4 个，即喜德圣乍话的 kh，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tɕh；喜德圣乍话的 tɕh，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th；喜德圣乍话的 dʐ，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d；喜德圣乍话的 n，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ɳ。这些音变主要是发音部位的变化。

（2）韵母、声调系统的异同

哈土圣乍话和喜德圣乍话都无复元音韵母，各有 10 个单元音韵母，部分单元音韵母分松紧。所不同的是，喜德圣乍话的部分韵母，哈土圣乍话发生了变化，除个别元音韵母外，哈土圣乍话的大部分韵母出现了与喜德圣乍话不同韵母的对应。哈土圣乍话与喜德圣乍话的调位和调值完全相同。

^① 在彝语北部方言哈土圣乍话中，还没发现元音韵母存在松紧整齐对立的现象，只有 e、a、ɔ、u、ɿ 存在发紧音现象，紧元音韵母中的 ɯ̥、ɿ̥ 是紧喉元音韵母。

3. 哈土圣乍话与哈土所地话语音系统的异同

(1) 声母系统的异同

哈土所地话属彝语北部方言所地次方言。哈土所地话共 41 个声母，比哈土圣乍话少了 m_{\circ} 、 n_{\circ} 、 η_{\circ} 3 个清鼻音，其他声母与哈土圣乍话相同。

(2) 韵母、声调系统的异同

韵母方面，哈土所地话有 13 个元音韵母，其中，有 ue、ua、ui 3 个复元音韵母，其余的 10 个单元音韵母，跟圣乍话的 10 个单元音韵母相同。哈土圣乍话没有复元音韵母。哈土圣乍话的调位、调类与哈土所地话完全一致。

(二) 哈土圣乍话的音变现象

1. 声母的变化

从整个语音系统来看，哈土圣乍话和喜德圣乍话的声母数量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哈土圣乍话中一部分声母与喜德圣乍话不是相同的发音部位，但是有严整的对应规律，说明哈土圣乍话的声母发生了变异。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哈土圣乍话与哈土所地话长期接触导致的。与喜德圣乍话相比，哈土圣乍话声母的变化或对应主要为 kh→tch；tch→th；dʒ→d；n→ŋ。

(1) kh→tch，喜德圣乍话的 kh，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tch，与哈土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khw ³³ dza ³³	tch ³³ dza ³³	tch ³³ dza ³³	麻雀
khw ⁵⁵	tch ⁵⁵	tch ⁵⁵	晚
mu ³³ khw ⁵⁵	mu ³³ tch ⁵⁵	mu ³³ tch ⁵⁵	下午

(2) tch→th，喜德圣乍话的 tch，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th，与哈土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tchu ³³	thu ³³	thu ³³	银
tchu ³³ ts ³³ ts ³³	thu ³³ ts ³³ ts ³³	thu ³³ ts ³³ ts ³³	白
tchu ³³	thu ³³	thu ³³	打（耳洞）

(3) dʒ→d，喜德圣乍话的 dʒ，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d，与哈土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dzu ⁵⁵ s ²¹	du ⁵⁵ s ²¹	du ⁵⁵ s ²¹	腰
dzu ³³	du ³³	du ³³	燕麦
dzu ³³ pa ³³	du ⁵⁵ pa ³³	du ⁵⁵ pa ³³	中间

(4) n→ŋ，喜德圣乍话的 n，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ŋ，与哈土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si ³³ ni ²¹	si ³³ ŋi ²¹	si ³³ ŋi ²¹	和
i ⁴⁴ nu ³³	i ⁴⁴ ŋo ³³	i ⁴⁴ ŋo ³³	嫩
ko ³³ nw ³³	ko ³³ ŋi ³³	ko ³³ ŋi ³³	也

以上词汇中，哈土圣乍话与喜德圣乍话的声母发音不同，但与哈土所地话的发音完全相同，但是大多数词汇，哈土圣乍话和喜德圣乍话仍保持一致，如“额头”“野鸡”，都读作 $ŋi^{55}thi^{33}$ “额头”、 $ŋu^{33}$ “野鸡”，而哈土所地话则读作 $na^{55}ga^{33}$ “额头”、 $ŋi^{33}$ “野鸡”。

2. 韵母的变化

哈土圣乍话和喜德圣乍话都没有复元音韵母。它们的大多词数的元音韵母都是同一发音

部位的对应，但有一部分词汇的韵母出现了不同发音部位元音韵母的对应。我们认为，这种音变现象是哈土圣乍话与哈土所地话接触造成的。

(1) i 的音变，喜德圣乍话的 i，哈土圣乍话分别为 a、o、γ，与哈土所地话趋同。

a. i→a，喜德圣乍话的 i，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a，与哈土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çi ⁵⁵	ça ⁵⁵	ça ⁵⁵	什么
çi ⁴⁴ ma ³³	ça ⁵⁵ ma ³³	ça ⁵⁵ ma ³³	哪个
a ²¹ he ⁵⁵ di ²¹ khu ⁵⁵	a ²¹ he ⁵⁵ da ³³ khu ⁵⁵	a ²¹ he ⁵⁵ da ³³ khu ⁵⁵	去年
ne ³³ di ²¹ khu ⁵⁵	ne ⁵⁵ da ³³ khu ⁵⁵	ne ⁵⁵ da ³³ khu ⁵⁵	明年

b. i→o，喜德圣乍话的 i，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o，与哈土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zɪ ³³ khi ⁵⁵ lo ³³	zɪ ³³ kho ⁵⁵ lo ³³	zɪ ³³ kho ⁵⁵ lo ³³	井
a ⁴⁴ ni ³³	a ⁴⁴ no ³³	a ⁴⁴ no ³³	多
i ⁴⁴ ni ³³	i ⁴⁴ no ³³	i ⁴⁴ no ³³	少
ga ³³ ni ³³	ga ³³ no ³³	ga ³³ no ³³	近

c. i→γ，喜德圣乍话的 i，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γ，与哈土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sɪ ³³ phi ²¹	sɪ ³³ phɪ ⁵⁵	sɪ ³³ phɪ ⁵⁵	板子
mi ³¹ pu ²¹	mɪ ³¹ pu ²¹	mɪ ²¹ pu ²¹	嘴唇
tsi ⁵⁵	tsɪ ⁵⁵	tsɪ ⁵⁵	胡子

(2) a 的音变，喜德圣乍话的 a，在哈土圣乍话和哈土所地话中都变化成了 e。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la ²¹ vu ⁵⁵	le ²¹ vu ⁵⁵	le ²¹ vu ⁵⁵	横
la ²¹ gu ⁵⁵	le ²¹ gu ⁵⁵	le ²¹ gu ⁵⁵	歪
la ²¹ gu ⁵⁵ la ²¹ ta ³³	le ²¹ gu ⁵⁵ le ²¹ ta ³³	le ²¹ gu ⁵⁵ le ²¹ ta ³³	蜿蜒

(3) u 的音变，喜德圣乍话的 u，哈土圣乍话分别以 a、o、γ 与之对应，与所地话相同。

a. u→a，喜德圣乍话的 u，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a，与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khw ²¹ thu ⁴⁴	kha ²¹ thu ⁴⁴	kha ²¹ thu ⁴⁴	什么时候
khw ⁵⁵ ko ³³	kha ⁵⁵ ko ³³	kha ⁵⁵ ko ³³	哪里
pu ³³ zu ³³	pu ³³ sa ³³	pu ²¹ sa ³³	菩萨

b. u→o，喜德圣乍话的 u，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o，与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zu ³³ bo ³³	zo ³³ bo ³³	zo ³³ bo ³³	柱子
du ²¹ bo ³³	do ²¹ bo ³³	do ²¹ bo ³³	外面
du ²¹ bo ³³ zɪ ⁴⁴ du ³³	do ²¹ bo ³³ zɪ ⁴⁴ du ³³	do ²¹ bo ³³ zɪ ⁴⁴ du ³³	厕所

c. u→γ，喜德圣乍话的 u，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γ，与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khw ³³ ndzu ³³	khw ³³ ndzɪ ³³	khw ³³ ndzɪ ³³	克智

khw ³³ dza ³³	tçl ³³ dza ³³	tçl ³³ dza ³³	麻雀
ma ⁵⁵ lu ²¹	ma ⁵⁵ l ²¹	ma ⁵⁵ l ²¹	中午

(4) o 的音变, 喜德圣乍话的 o, 哈土圣乍话变成了 i, 与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o ³³ tçhi ³³	i ³³ tçhi ³³	i ³³ tçhi ³³	头
zo ³³ so ³³	zi ³³ so ³³	zi ³³ so ³³	轻
mo ²¹ thu ²¹	mi ²¹ thu ²¹	mi ²¹ thu ²¹	门槛

(5) u 的音变, 喜德圣乍话的 u, 哈土圣乍话变成 o、ŋ, 与所地话相同。

a. u→o, 喜德圣乍话的 u, 哈土圣乍话变成 o, 与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zu ³³	zo ³³	zo ³³	捉
su ⁵⁵ tsho ³³	so ⁵⁵ tsho ³³	so ⁵⁵ tsho ³³	别人
ŋi ³³ mo ²¹ s ²¹ v ³³	ŋi ³³ mo ²¹ s ²¹ vo ³³	ŋi ³³ mo ²¹ s ²¹ vo ³³	葡萄

b. u→ŋ, 喜德圣乍话的 u, 哈土圣乍话变成 ŋ, 与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mbu ⁵⁵	mbŋ ⁵⁵	mbŋ ⁵⁵	溢
lu ³³	lŋ ³³	lŋ ³³	炒
fu ²¹ khur ³³	fŋ ³³ khw ³³	fŋ ³³ khw ³³	丑
vu ³³ dži ³³	vŋ ³³ dži ³³	vŋ ³³ dži ³³	真

(6) ŋ 的音变, 喜德圣乍话的 ŋ, 哈土圣乍话主要变为 ɔ、u, 与所地话相同。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vŋ ³³	vu ³³	vu ³³	买
lŋ ²¹	lu ²¹	lu ²¹	撒
tsŋ ²¹ phŋ ⁵⁵	tsu ²¹ phŋ ⁵⁵	tsu ²¹ phŋ ⁵⁵	口水
la ⁴⁴ vŋ ³³	la ⁴⁴ vu ³³	la ⁴⁴ vu ³³	左

另外, 喜德圣乍话和哈土圣乍话也存在韵母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sŋ ³³	sŋ ³³	su ³³	血
sw ³³	sw ³³	hw ³³	肉
tçhŋ ³³	tçhŋ ³³	tshu ³³	甜
dzu ²¹	dzu ²¹	dŋ ²¹	筷

除上述声母和韵母的变化外, 还有一部分词的声母和韵母同时发生变化。例如:

喜德圣乍话	哈土圣乍话	哈土所地话	词义
khw ⁵⁵	tçhŋ ⁵⁵	tçhŋ ⁵⁵	晚
zŋ ³³ ŋgw ³³	zŋ ³³ ndzŋ ³³	zŋ ³³ ndzŋ ³³	热水
ɔ ³³ kw ⁵⁵	ɔ ³³ tçl ⁵⁵	ɔ ³³ tçl ⁵⁵	梳头
khw ³³ dza ³³	tçhŋ ³³ dza ³³	tçhŋ ³³ dza ³³	麻雀

上举双音节词中, 有的是一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变化, 如“梳头”“麻雀”; 有的则是两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变化, 如“热水”。

二 哈土圣乍话接触音变的特点

经研究发现，哈土圣乍话接触音变具有以下特点：

1.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44个声母中，与喜德圣乍话相比，只有 kh、tch、dʒ、n 发生了变化，即 kh 变为 tch、tch 变为 th、dʒ 变为 d、n 变为 n。说明哈土圣乍话的声母较少发生变异。
2. 由于受方言接触的影响，哈土圣乍话的一些韵母与喜德圣乍话不同，而跟哈土所地话相同，如喜德话的 i，哈土圣乍话为 a、o、ɛ，也存在 ɿ 变为 u、ɿ 变为 ɔ、u 变 ɿ、u 变 ɔ，o 变为 i，u 变为 a，u 变为 o、u 变 ɿ。此外，喜德话的 ə、i，哈土圣乍话分别变为 e 和 o、ɿ。
3. 哈土圣乍话本来与喜德圣乍话高度一致，存在元音韵母分松紧现象。但由于与哈土所地话发生接触，导致哈土圣乍话韵母的松紧对立系统被打破，喜德圣乍话的松元音韵母，哈土圣乍话有的变成了不同的松元音，有的变成了紧元音，语音对应复杂。
4. 与喜德圣乍话相比，哈土圣乍话存在语音整体变化和局部变化的现象。有些词是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变化，有些词仅是声母发生变化，而有些词则是韵母发生了变化。

由于存在音变，导致哈土圣乍话变成一种既不像喜德圣乍话，又不完全像哈土所地话的彝语地方变体：一方面，未发生音变的那一部分词与喜德圣乍话相同；另一方面，由于方言接触、词汇借用等原因，有一部分词的发音与哈土所地话趋同或相同。这样使土圣乍话既具有德圣乍话的语音、词汇特征，也具有哈土所地话的语音、词汇特征。

三 哈土圣乍话接触音变的成因

（一）语言内部不同次方言的接触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使用哈土圣乍话的彝族群体是 20 世纪 40 年代从喜德县北山乡搬迁到今西昌市黄联关镇哈土村一带居住的，至今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游汝杰、邹嘉彦（2019:122）指出“人口迁移是方言形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原居一地的人民，其中有一部分人迁移到别地，久而久之形成与原地不同的新方言，这是很常见的”。哈土村一带原来仅通行所地话，没有使用圣乍话的彝族。使用圣乍话的彝族从喜德北山乡迁来后，与使用所地话的彝族接触和交往交流。社会的变化是语言变化的外部因素，两种地方话的接触，是促成哈土圣乍话内部发生变化的动因。语言的接触导致了词汇的借用。通过上文的比较可以看出，哈土圣乍话与喜德圣乍话不同、而与哈土所地话相同的词汇，基本上都是哈土圣乍话从哈土所地话中借用的。在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土语之间，这种借用主要是为了便于交流，借用的词汇大多是两个不同土语之间差异较大的、但又常用的那部分，如“父亲”，喜德圣乍话读作 a³³bo³³ “父亲”，哈土圣乍话与哈土所地话相同，读作 a⁴⁴ta³³ “父亲”；“狗”，喜德圣乍话读作 khw³³ “狗”，哈土圣乍话、所地话都读作 tshɿ³³ “狗”，这显然是哈土圣乍话借用了哈土所地话的词汇。

哈土所地话和哈土圣乍话虽然同属彝语的北部方言，但归属不同的次方言，语音和词汇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在语音上又存在一定的对应规律。兰正群、潘正云（2015）研究发现，喜德彝语与米易彝语之间在声母、韵母和声调方面都存在着对应规律。声母方面，如喜德彝语的 tç、tch、dʒ、ndʒ 与韵母 u、u 相结合的音节，在米易彝语中就变成了 t、th、d、

nd；韵母方面，如喜德彝语与米易彝语在声母相同的情况下，声母与韵母相拼时，喜德彝语的ɔ，米易彝语读成e，等等。米易彝语与哈土所地话同属于彝语北部方言的所地次方言。因此，哈土圣乍话从所地话中借入词汇，同时也借入了语音，从而对哈土圣乍话原来的语音系统产生了影响，导致语音系统发生变化。

（二）受本土强势方言的影响

哈土所地话作为西昌黄联关镇当地长期通行的一种彝语方言，相对于外来的圣乍话来说具有“地利”的优势，是一种强势的地域方言变体，因此，在交际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占着主导地位。而外来的操圣乍话的彝族人想尽快、尽早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在最初没有其他语言作为中介语的情况下，只能尝试着用哈土圣乍话去与哈土所地话进行沟通交流，并有意识地模仿当地哈土所地话的发音，乃至借用哈土所地话的词汇。如：“麻雀”，喜德圣乍话读作khw³³dza³³，而哈土圣乍话借用的所地话读作tch³³dza³³；又如：“燕麦”，喜德圣乍话读作dzu³³，哈土圣乍话模仿哈土所地话读作du³³。游汝杰、邹嘉彦（2019:60）指出：“借用和模仿的成分逐渐积累，最终有可能改变一种方言的语音和语法结构，从而造成方言的类型渐变或宏观演变”。目前，尽管使用哈土所地话的彝族人在哈土村总人口总所占的比例并不大，但其母语仍保持着较强的活力，是当地不同彝语方言群体相互沟通的媒介语言。

语言或方言间的影响并导致其中一方发生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哈土圣乍话受哈土所地话的影响并逐渐借用其语言成分，导致语音上向所地话趋同，也是这样一种缓慢的过程。虽然今天我们无法还原六、七十年前使用圣乍话的彝族初到哈土村时的语言生活情境以及他们受哈土所地话影响的具体情况，但通过我们的调查，从圣乍话群体在语言使用上的年龄层次差异，可以推测出，哈土所地话对哈土圣乍话群体不同年龄段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群，是移民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哈土圣乍话的母语情结还比较浓厚，交际中借用哈土所地话的词汇较少，所地话口音也不是十分明显。30-59岁之间的人群是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日常交际中借用哈土所地话的成分多一些，有明显的所地话口音。30岁以下的人群的语音变化程度更深，借用哈土所地话的词汇更多，所地话口音更加明显。

（三）群体间通婚所造成的影响

哈土圣乍话群体和哈土所地话群体虽然方言上有所差异，但都是彝族，相互间是可以通婚的。不同语言群体之间通婚也是造成语言变化的一种因素。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使用哈土村圣乍话群体与使用其他次方言或土语的群体都有互相通婚的情况。村里832户村民，互相通婚的有609户，通婚率达到73.2%。也就是说73.2%的家庭中有使用两种不同的次方言或土语，其中，与所地话群体通婚的不在少数。由于所地话在当地的强势地位，通婚家庭中，使用所地话的一方在语言交际中自然占有主导权。使用哈土圣乍话的一方在家庭语言生活中往往要“迁就”使用哈土所地话的一方，在交际中部分使用，甚至完全使用哈土所地话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家庭的后代往往以所地话作为母语，掌握哈土圣乍话的不多，有的只能听得懂，不会说，有的甚至只会说哈土所地话。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方言的转用。

四 结语

一种语言的方言土语通过接触、词汇借用，向另一方言土语靠拢，四川省西昌市黄连关镇哈土村彝语圣乍话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个案。黄联关镇彝语圣乍话使用群体是70多年前从

喜德县北山乡迁来，与当地的彝语所地次方言发生方言接触，出于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方言接触过程中，不断从当地所地彝语中借入词汇，由此导致语音发生了变化。声母的变化与两个次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大致重合，而韵母的变化较为复杂。从不同年龄层次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来看，语音上的变化是渐进式的，年龄越大，保留哈土圣乍话的特点要多一些，年轻人使用哈土哈土所地话的词汇更多，口音上更接近哈土所地话。哈土圣乍话群体与哈土所地话群体之间的通婚家庭的第二代基本放弃了哈土圣乍话而转用哈土所地话。可以说，现在的哈土圣乍话已发展成一种介于喜德圣乍话和哈土所地话之间的一种彝语北部次方言的一种地方变体，具有自己的语言特征。

参考文献

- [1] 兰正群、潘正云. 2015.《彝语北部方言语音对应规律研究——以喜德县和米易县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10 期.
- [2] 沙马打各. 2011.《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的发展演变趋势》,《西昌学院学报》第 3 期.
- [3] 王 蓓. 2011.《彝语辅音清浊对声调实现的影响》,《民族语文》第 4 期.
- [4] 游汝杰、邹嘉彦. 2019.《社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5] 朱文旭. 2010.《彝语部分辅音特殊演化》,《语言研究》第 5 期.

Contact-induced Sound Changes in and Formation of the Hatu Shengzha Vernacular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Yi

LIU Zhengfa and LU Aga

[Abstract] S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Hatu Shengzha vernacular, a variety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Yi spoken in Huanglianguan Township in Xichang, in the course of contact with the local Suodi sub-dialect; therefore, the Hatu Shengzha vernacular shows phonological differences from the Xide Shengzha vernacular, another variety of the same Shengzha sub-dialect. The changes in the rhymes are more notable than those in the initials. Only a couple of polysyllabic words have seen sound changes in both the initial and the rhyme. Consequently, the Hatu Shengzha vernacular becomes a new local variety similar neither to the Xide Shengzha vernacular nor to the Suodi sub-dialect. The formation of the Hatu Shengzha vernacular can be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the contact of different Yi varieties, and i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minent local variety.

[Keywords] the Yi language sound changes the Hatu Shengzha vernacular the Hatu Suodi vernacular the Xide Shengzha vernacular

(通信地址: 刘正发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鲁阿呷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普忠良】